

中国记者丛书

李 千 峰

旅行通讯选

LUXIEG
TONGXUNXUAN

新 华 出 版 社



李千峰旅行通讯选

新华
出

李千峰旅行通讯选

李千峰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插页2张 90,000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册

ISBN7-5011-0087-X/G·22

统一书号：7203·197 定价：1.10元

前 言

DD23/54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纪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

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本丛书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

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李千峰小传

李千峰，一九二〇年七月出生于山东平阴县。“七·七事变”前在青岛市立中学读书，少年时代就爱好文艺，并通过进步文艺作品的影响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三六年秋天在学校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除参加救亡运动，并在当时的青岛《民众日报》副刊上时常发表散文、报告文学等形式的习作。一九三七年冬天在家乡附近的肥城县境参加党所组织的游击队，一九三八年春天到陕西吴青训班学习，同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安吴青训班毕业后留校担任连队指导员，一九三九年九月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担任新华通讯社通讯员。

一九四一年五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被调到《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了将近六个年头，大部分时间作采访记者，因而有机会亲身参与了当时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的许多重要活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给一个青年记者以巨大的鼓舞力量，使他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和英雄业绩。

一九四六年底，他受《解放日报》和新华总社的委托率领一个记者组赴山西前线采访，其后辗转到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采访科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解放后，担任过一段《人民日报》北平版和《北平解放报》采通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调到新华社总社工作，参与了开国大典的报道。一九五〇年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主要从事农村采访，本书所选用的三篇旅行通讯就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在新华社任特派记者时写的。

一九五四年开始担任《人民画报》总编辑，到一九六〇年期间除担任《人民画报》的工作外并担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党委书记等工作。

此后他还担任过《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编委委员等职。

现任《农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主席团委员。

目 录



I 华北平原旅行记

92 淮河纪行

138 康藏旅行记

168 附录：提倡记者多写旅行通讯 翟向东

华北平原旅行记

一九五〇年在华北原野上是一个空前光辉的岁月。土地改革早已基本完成，土改的成果日益显著，许多翻身后的农民从辽远的乡村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热情地报告着自己的生产成绩和崭新的社会气象。当这些交织着感激之情和无比信心的文字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我每次都受到深刻的感动，并且热烈地向往着一个旅行新中国农村的机会。终于，这个向往没有落空，在五月下旬一个美丽的早晨，我愉快地踏上了开往保定的京汉列车。

保定景物

火车驰出北京车站是早晨五点五十五分。车上旅客虽然很满，但秩序极好，许多人在一言不发地默默探视着窗外，用留恋的眼睛告别正为朝霞所笼罩着的绿色的首都。

过长辛店以后，京汉铁路差不多暂时地采取了

一条由东北向西南的直线。铁路右侧，群山绵亘千里，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多少人民英雄在这儿和敌人反覆搏斗，终于换得了今天整个华北原野的胜利。铁路左侧是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当我第一眼和这平原重新相见的时候，脑子里很快地出现了一幅动人的图画——那是距今一年零六个月以前，京津即将解放，冀中平原上的农民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这两个大城市，星夜把自己的粮食碾好，然后用原始的交通工具送给前线的部队。当时我们曾看到这些送粮的行列，他们几乎阻塞了所有通往北方的道路。他们为着避免敌人飞机伤害，在夜里冒着寒风前进，骡马在嘶叫，人群在呼应。“打下北平给老百姓做京城”，这差不多成为每人互相鼓励的口号。然而现在从车窗里望出去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色：公路上徐徐地走着几辆满载的汽车和马车，浩瀚的麦田带着苍绿的颜色，沉重的穗头在晨风中荡漾起来，闪闪发光。

“好收成！”一个河南商人聚精会神地向着窗外望了一会对我说。这引起了一个刚上车来的农民的兴趣，他告诉我们今春的雨水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及时，麦子本来大有丰收的希望，不幸最近黄疸病很普遍，看形势恐怕要减收许多。最后他总结说：“今年无论如何总比去年强得多。”

火车急速地奔驰了五个小时，我们发现左前方

一座黑黝黝的城池逐渐向着我们靠拢。在那高大的城墙上，明显地横写着一行约莫一人见方的大字标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紧紧毗连着城池，是一片无垠的田野。

这便是保定——河北省的首府。

保定人口目前约有十万。工商业户三千四百余家。在历史上这一座城市所以驰名，不是由于它的工商业的发达，而是由于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军事重镇。远在满清时代，李鸿章、袁世凯在充任直隶总督时，都曾在此驻节，就在这次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它还充当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犯解放区的基地。也正由于这种原因，解放以前它的经济基础一向极不平衡，解放前保定工业只占工商总户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五，手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八点八一，商业则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四四。商业中洋货绸缎饭店占着主要地位，一切都显示着它是一个供给地主官僚政客挥霍消耗的城市。

一九四八年十月保定解放以来，人民政府逐步改变着这种局面，现在工业比重已由原有的百分之二点七五上升到百分之三点八，手工业则由百分之十八点八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九。商业是由百分之七十八点四四减缩到了百分之六十四点零二。这个转变说明保定正在逐步迈向一个生产城市。

在那些古式的和窄狭的街道上散步，我感到保定今天也正形成着另外一个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乡下农民和它发生了密切交往。我看到许多店铺门前陈列着大堆农具，许多昔日农民不敢接近的洋货店，今天也挂起了农民戴的阔边草帽和两面穿的粗线袜子。四乡农民成为保定工商业的一个很大主顾，我曾和白洋淀边一个来卖鱼的谈话，他说：“如今到保定卖鱼我从不空着回去。过去，就是有钱哪有咱们买的东西？”当然，我的印象只是从这些表面现象得来，但后来我把这个印象告诉一个工商工作干部，他的意见完全和我相似。并且他还告诉我保定解放以来，无论工业商业凡是和农民关系最密切的，事实上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干部告诉我许多例子：保定水车工厂去年一年的生产数量超过了解放以前同一时期的十一倍多，榨油工厂的生产量超过一倍半，去年一年油饼在市场上的交流量超过解放前同一时期的一倍半以上。

今天在保定新文化的气息也很浓厚。在许多主要的街道上，市民都有自己的街剧团。每逢夜晚，大量的工人、店员和家庭妇女都参加到夜校和识字班里去学习。有一次我和河北日报朱子强、翟向东两个同志一起散步，我们看到在一个说书场里，水泄不通的人群在听着新婚姻法讲座。另外一次我们在一个京戏院里看到，第一幕戏就上演了一个描写

农民劳军的秧歌。

农 业 消 息

当我在保定停留期间，河北各县正在向省里报告着超额完成种棉计划的消息。河北今年担负了全国种棉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一千二百万亩（全国是五千万亩），实际种植的结果现已超出二百三十二万余亩。

据我所知，河北今年为了发动农民大量种棉，中共省委书记林铁曾亲自数度下县检查督导。此外从省到县，大约调集了一万个干部和党校学生深入到农村去工作，他们除向农民宣传之外，还亲自到田野里帮助播种和锄苗。

“增加棉产的办法单靠扩大种植面积是不够的，”有一天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张克让同志告诉我，他说农业厅现在正在积极进行改良棉花品种和消灭虫害的工作。在改良品种方面，今年全省已经种植了八十万亩二B棉，明年计划推广到三百万亩，他估计不到几年整个河北省便可以成为一个优良种的棉花种植区。关于虫害，据说在许多植棉区里，农民已经使用着喷雾器和其它一些科学器械来扑灭虫灾，去年全省已经有了四千架喷雾器，今年春天又添置了一倍以上。

为了向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现在河北全省

已经设立了十六个规模宏大的省立农场，一百一十四个县农业推广场，九个新式农具推广站，六个兽医站，一个种籽公司。

“农民是很喜欢科学的。但他们在没有亲眼看到它的好处以前也决不肯轻易冒险。”

有一次，和我非常熟识的这位农业厅副厅长很有趣地向我说出这样一个意见。

“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你的结论？”

他几乎没有思索，便告诉了我下面一个故事。

那是今年初春，冀西易县发生了严重的牛瘟，许多农民的耕牛由于被传染而死亡了。农业厅得到县上的报告，马上派了防疫队去给这一带的牲口实行免费注射。但防疫队一到村里，农民们几乎没有一个相信注射可以治好牲口，甚至许多农民听说防疫队要给牲口打针，便连夜把牲口牵到山里隐藏起来，他们说宁可叫牲口好好死掉也不叫医生扎死。后来防疫队没有办法，便先动手从村干部的牲口注射起，不几天注射过的牲口果真全部没受传染，於是有些农民开始相信起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牵了牲口争着来注射，这时全县牛瘟才告扑灭。

据说类似这样的趣剧在其它地方也曾有过。但趣剧过去，接踵而来的往往是许多动人的场面。现在六个兽医站已在全省注射了将近二十万头牲口。

另外在冀南、冀中，许多农民对于国营农场的科学器械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主动地向农场提出购买优良种籽新式农具的要求。在保定街上我曾遇到一个邯郸农场的干部，他是受了附近各县农民的委托到北京购买喷雾器的。我问他在冀南一般农民的生产情绪怎样，他的回答很简单：“好极了，老百姓说现在万事俱备，也有了东风！”

车 上 的 朋 友

火车由保定向南，行驶的速度渐渐缓慢。我从车窗里发现有许多时候我们是走在一条临时的便道上。黄土几乎掩埋了路轨，轮轴不断发出吱吱的声响。

附近另外一条正式的线路上，许多巨大的钢桥正在兴工建筑。有的已经竣工，桥上涂着美丽的银灰的颜色。

“看劲头再有一月光景火车就能上了洋桥了。”

和我面对面坐着的一个四十开外的农民，从说话的口气和兴奋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他对我们看到的一座桥梁充满兴趣。这个农民告诉我他叫徐树桂，家就住在前面离清风店不远的一个小村，是到保定卖草莓回来的。

“你常坐火车吗？”

“不，三月两月有个一回半回。”